话说火把节

□ 杨世明

火把节，彝族人称“星回节”，哈尼族人叫“苦鲁节”，白族人又称“福旺舞”。是云南少数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的来历有种种优美的传说。

《大理府志》和《南诏野史》中记载了阿南焚衣殉情的传说：“汉元封间，叶榆妇阿南者为酋长曼阿娜之妻，娜为汉将郭世忠所杀，欲妻南，南曰：‘能从三事当许汝。一作幕以祭故夫；一焚故夫衣，易新衣；一令国人皆知我以礼嫁。’忠如其言，明日，聚国人，张松幕祭其夫，下置火。南藏刀出，俟炽，焚夫衣，即引刀自断颈，仆火中，时六月二十五日也，国人哀之，每岁以是日燃炬吊之，名为星回节。”

《昆明县志》也有另一个慈善殉情的动人故事：“南诏皮罗阁会五诏于松明楼，将诱而焚杀之，遂并其地，邓赕诏妻慈善，谏夫勿往，夫不从，乃以铁钏约夫臂，既往，果被焚，慈善迹钏得夫尸以归。皮逻阁闻其贤，欲委擒焉，慈善闭城死，滇人以是日燃炬吊之。”这传说可在大理、鹤庆、剑川、洱源和巍山一带的白族聚居村寨找到遗迹。譬如，洱源的姑娘用凤仙花将指甲染红，纪念刨夫时十指淋血的慈善夫人，小孩将端午节绕在手上的五彩线放在火把中烧尽，象征邓赕诏王臂上烧红的铁钏；鹤庆还制作松明楼模型，内装水果蔬菜，在火把节前焚烧。

还有民间流传着火把节的种种来历。诸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传说是天上阿育神把五谷撒到地上，人间丰衣足食，天王对此不满，派大力神去毁坏庄稼。大力神逞威，把水牛扭翻在地，英雄朵阿姿挺身而出，与大力神摔跤，并战而胜之，大力神撒下香炉灰，变成各种害虫，以来报复。人们便点火来烧，这就是彝族在火把节上摔跤和斗牛的由来。纳西族的传说是玉帝嫉妒人间美好生活，命掌火天神去放火，天神不忍烧毁人间，抗而被斩，他的鲜血一掉到地上，就变成了小孩。这小孩叫人们连点三夜火把，以瞒凶残的玉帝。此后就以“火把节”来纪念这位保全人间的天神。彝族支系阿细人的传说是人们为了打败残暴的奴隶主那迢迢，救出被抓的同伴，英雄阿真将无数火把捆在一大群饿羊的角上，赶着羊群开路，率众冲进城堡，把那迢迢烧死，其后便年年点火把庆捷。在撒梅人的传说中，点火把是寻找在保卫撒梅家园的战斗中被入侵部落杀死的撒梅王的灵魂。拉祜族传说是，世上出了专吃人眼的恶人，善人用蜂蜡裹羊角，点上火，找到恶人，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制伏了他，人们便确定这天为火把节，纪念这位除恶的善人。

不论什么样的传说，都表达了云南高各族人民崇拜为民除害的英雄，争取自由，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每当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来临时，虽然各民族居住的区域、民族风俗不同，但欢度的方式大都基本相同。

村寨口中竖火把。每到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每一个村寨将推选出几个壮汉，相约在当天上午上山“扛火把”。当大伙把火把树扛回来时，各家各户就主动捐出干柴、松明子、火把梨、花红和篾条等“捆火把”所用的物资。再凑钱请当地的老艺人（纸竹装裱匠）来扎制书有“五谷丰登”的大斗，嘴衔“饱满谷穗”的大白鹤，还有几面三角彩旗，来装扮火把树的顶端。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吃过晚餐后，全村老少就不约而同地聚到竖火把的村口广场上，全寨的男子汉们齐心协力把白天以数百斤的干柴和松明子捆扎好的宝塔形的大火把，在寨主或村长指挥下，高高地竖起来。

老者道诗祈平安。当大火把被高高地竖立在村口的广场上后，预先特请的村中德高望重、知书达理、高寿体健的老先生也来了，村长就让他手握顶端捆上易燃干草的实心长竹竿进行点火。当点火成功后，老先生面向观众高声朗道：“时值国泰民安日，全村都来树火把，一是纪念古英雄，二是消灭田中害，三是降邪保健康，四是消灾祈丰收，自从今晚点火把，全村老小大吉昌！”“好！”在场观众高声应和着。大火把在空中吱吱地燃烧着，田野中的害虫成群地向火把飞来……

燃放松香送祝福。在火把节前的半个月，村中的大人、小孩忙着上山捡拾松树朽木块和松香脂背回来晒干后粉碎成土制的“礼花”——松香粉。火把熊熊燃烧起来后，大人、小孩一手拿松明火把，一手抓起松香粉往松明火把上泼撒，并朝着对方的脚杆或后背“嘭”的一声，腾起一团团如烟花般的火花，散发出一股股扑鼻的松香味。这样，在火把树下，你追我赶，相互除邪祝福，表达一个美好的心愿。如果后辈朝前辈泼撒，那是尊老敬老，祝福长寿；如果长辈向晚辈泼撒，那是疼爱少小，祝愿吉利；如果同辈之间互相泼撒，那是亲密友爱，互祝平安；如果男女青年相互泼撒，那是相互倾慕，萌生爱意……这时的整个火把广场，远望像一片飞舞的火海，照耀得满村火红。

糖果炒豆敬嘉宾。泼撒松香粉送祝福期间，为了酬谢捧场凑热闹的来宾，火把节承办方的妇女们端出一盆盆糕点糖果、炒豆瓜子，逐一分发给在场的男女老少，让他们边品尝边观赏这“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火把节盛况。

吹拉弹唱庆火把。每到火把节的夜晚，当地吹拉弹唱的爱好者就找出心爱的唢呐、锣鼓、月琴、三弦、二胡、竹箫、芦笙和笛子等乐器，自由组合，激情演奏。同时，还有本村爱唱爱跳的青年男女，换上民族新装，围着篝火，手拉着手，脚勾脚，翩翩起舞。也有的一展歌喉，演唱起现代流行歌曲或传统山歌对唱。也有的村寨还举行摔跤、斗牛、赛马、射箭和荡秋千等民族体育活动，把火把节的盛况又一次推向高潮。

争抢火把除邪气。大火把竖在村口的广场上一边迎风熊熊燃烧，一边掉下来一些三角彩旗、水果和烧剩的松柴块，人们纷纷朝前去争抢。据说这些从火把树上掉落下来的“火把物品”能驱害纳福，消灾免难。将烧剩的松柴块挂在畜厩门上，能驱除瘟疫，确保六畜兴旺，将其挂在卧室门顶上，祈盼家中小孩无痛无病，健康成长。

云南高原上的民族，是火的民族，火是他们的灵魂。每到火把节的夜晚，村村寨寨、峰峰岭岭间就会竖起熊熊的火把，那座座峰岭间，宛如繁星点缀，火树银花，欢歌狂舞，热闹非凡，通宵达旦，好一派盛世景象。

洱源县城火把节盛况。［杨润桃 摄］

大理白族火把节。［赵子忠 摄］

无量山中火把情

□ 草舞千程

农历六月二十五的风，裹挟着火把的气息漫过地埂。玉米穗子从树顶探头探脑时，中部的玉米红毛正躲躲藏藏迎接花粉，待玉米鼓起肚皮，便悄悄孕育着无量山中的丰收。

六月的无量山，褶皱里藏着最烈的小锅酒。这飘荡酒香的日子，比过年更让山里人记挂，像枝头熟透的野果，沉甸甸坠在每个盼着热闹的心尖上。

天刚擦亮，灶间烟火漫过村周核桃林。阿爹从竹篮下捉出无量山乌骨鸡，这大公鸡再扑腾，也逃不过成为火把节美食的宿命。山里的规矩，过年可简，火把节的鸡却不能少。刀刃轻吻鸡喉，祥云土锅升起热气，武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炖鸡肉的咕嘟声，拉开了小村清晨的序曲。

村口香樟树下，男人们围着羯羊忙碌。这羊是一两年前阉割蓄养的，膘肥体壮。宰杀后的肉按户数分堆，摆在青松毛或芭蕉叶上，每堆必含骨、肉、肠肚下水。老人们说，各部位同炖的汤才醇厚，炖烂的肉才见情分。火塘上的土锅咕嘟作响时，竹篮里的小瓜和竹笋探出头来，这山里的时令馈赠，是羊肉最佳伴侣，那香气能飘满半条山谷。南涧歌手高洪章在《四句》里唱得遗憾：“脖子哑来脖子沙，想吃羊肉炖小瓜。羊肉还在羊身上，小瓜还在开花。”此刻，全化作灶上蒸汽，传递着火把节的讯息。

火把节当天，最急的是接姑娘的人。娘家兄弟或侄子提着糕点，天不亮就踏上去亲家的山路；远嫁的姑娘要提前一两天接，当天已在回娘家的路上。“阿姐，我来接你了”的吆喝，能让嫁出去的姑娘眼角发潮——哪怕鬓角染霜，哪怕远隔百里，这声呼唤是血脉里扯不断的绳。老人说，这天没人来接，姑娘便没了依傍，那是悲凉事，就像童谣唱的：“火把节，娘家不来接，眼睛哭成红屁眼”，粗糙话语里裹着化不开的牵挂。

最后一抹夕阳还在山岗徘徊，小村空地上已竖起丈高火把。白栗色木柴制成的火把，缀着青松枝、柏树枝，彩纸剪的五谷瓜果模型晃悠悠垂着，活像棵沉甸甸的丰收树。辈分高的长者拄杖吆喝，火星噼啪炸开，火苗蹿向夜空的瞬间，所有人的脸都映得通红。大火把将尽时，小火把欢快登场，孩子们举着穿梭，大人们背着木香袋，见人就撒把陈木松脂，火苗腾地蹿高，笑声裹着祝福：“一撒火把红彤彤，祝你万事如意都成功！二撒火把亮堂堂，你家五谷丰登堆成山！三撒火把金灿灿，祝你家生意火头高万丈……”

火把照过地埂，吆喝声在夜色里起伏：“苍蝇蚊子撒出去，五谷杂粮撒进来……”火苗燎过果树根、屋角，像给土地做场虔诚的洗礼。玉米叶上的露水闪着光，映着农人眼里的盼——这火烧的是虫害，盼的是金黄的秋。

村民活动场的篝火旺起来，笛子和三弦响起来。人们手拉手围成圈，三跺脚的节奏敲在泥地上：老人们的脚步沉稳如夯土，年轻人的裙摆扫过地面带起风，刚回娘家的姑娘们歌声最嘹亮，混着无量山的对唱调子：“男：火把花红六月到，火把花开属什么？女：火把花红六月到，火把花开属羊月。男：小羊咋个吃奶大？老鸹抬食为哪般？女：小羊吃奶双手跪，老鸹抬食报母恩。”调子在山谷里打转转。

篝火渐暗时，烤羊肉的香漫过来。人们围着余烬品小锅酒，漫话今年收成、来年打算，直到星星在天上打盹，才踩着月光回家。

南涧的火把节，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欢喜，是预祝丰收的盛典。没有花哨焰火，只有火把燎过地埂的温度；没有飘远灯盏，只有接姑娘回家的脚印。那火里烧着的，是对天地的敬、对亲人的念，一年年，在无量山的褶皱里，烧得滚烫，唱得响亮。

火把谣

□ 张美华

“马上就是火把节了，爸爸给你买了一把火把。”“耶！太好了！”与一对父子擦肩而过时，满怀雀跃的对话不经意间钻进了我的耳朵，又不经意地滑入我的脑海，唤起关于火把的甜美记忆。

小时候，我们三兄妹的火把都是父亲做的。火把节前一个月，父亲就会寻来几根合适的松木，用铁凿子和铁锤将一根完整的木头凿刻成一把火把。选好的木头要用水浸泡一下，这样凿刻起来才更松软。父亲坐在小木凳上，双脚紧紧夹住木头，左手握凿子，右手握铁锤，在木头上凿出一个个网状的口子，每凿好一个口子还要插入一小块木块或者瓦片做楔子，撑开凿好的口子。砰砰砰……随着铁锤不断敲击，凿子不时变换位置，楔子越插越多，只留下稍细那端一个手掌的位置，一把火把就凿好了。原本结实坚硬的木头仿佛充气一般变得肥硕蓬松。若是家里没有松木，就用桉木代替，只是桉木比松木重。给哥哥做的火把总是最大的，而最小的那把属于我。后来，父亲不再自己动手凿火把了，可每到火把节前夕，他还是会去集市上给孙子孙女们挑一把可心的火把。

凿好的火把需在烈日下暴晒，等火把晒干，在点燃之前，把未脱落的楔子摘除，避免甩火把时把楔子甩飞出去。到了火把节那天，早早吃过晚饭，我们一群小伙伴就约着来到家门口，各自举着火把，谁手里的火把做得最好，谁就会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

等夕阳下山，就把火把凑在一起，开始点火。“着了、着了……”手中的火把点燃了，心中的一团火也点燃了。端午节时戴上的五彩线，这个时候就可以取下来放在火把上烧了。待火把彻底点燃，我们就四散开去。先来到自家的稻田旁边，一边甩动火把，嘴里还念念有词。再来到自家的围墙外，绕墙一圈，然后又跑进院子里，边甩火把，边念着祈福的话语。我专注于自己手中的火把，只要看火焰稍微有些小，便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抡圆臂膀，火把就舞成了一个火轮，那即将熄灭的火焰便又熊熊燃烧起来。火把所到之处，只见一条火龙在暮色中飘移、舞动。

去田地和家里甩完火把后，再次聚集到村子中间的空地上，把火把架在一起，开始跳火把。那最高最旺的火把四周都是一些胆大的男孩，他们排着队，经过助跑，纵身跃过1米多高的火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跳高，跳的人不仅要有很好的弹跳力，还要能克服对火的恐惧。每一次成功飞跃，火焰就像忽然被截断又马上长出来一样，火焰四周还会炸出许多火星，引得大家连连惊呼。还没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下一个年轻的身体又像出膛的子弹，从火红的焰头上掠过。

也有胆小一些的男孩，混迹在我们女生中间，围着稍矮一些的火堆跳。再小的孩子就由家长带着，直接从放在地面的火把上跨过。父母则和村里的叔叔、婶婶们聚在一起，那一个夜晚，所有人都笑意盈盈，小小的火把把黝黑的脸庞映得通红，把暗黑的夜晚照得如白昼般明亮。

现在，火把节那天，村里时兴竖几米甚至十余米高的大火把。我会搀扶着父母去凑个热闹，围着那直插云霄的大火把跳左脚舞。在激情四射的《七月火把节》音乐声中，人们载歌载舞，一直跳到火把烧完，跳到月亮西沉……

火的史诗

□ 杨永誌

街巷早已垒起火的雏形。那些劈裂的柴片不是寻常木柴，是祖先用斧凿刻进年轮的密码——木楔嵌进的缝隙里，还卡着南诏时代的月光；纤维间浮动的，是茶马古道上未散的马帮烟尘。每片柴都在风干中绷直了筋骨，像等待出征的战士，攥着千年未冷的热血，要在某个夜晚把整座城的记忆烧得透亮。

别轻看这些两三米高的小火把。立在门楣下，它们是家族的图腾柱，基部的原木深扎进土，是阿普阿么传下的根；劈裂的枝丫伸向天空，是儿孙们续写的族谱。当火焰蹿起时，门与火齐平的高度，恰是历史与当下对话的刻度——上面燃着祖先的期盼，下面照着子孙的脸庞。

圣火广场的巨擘正在垒筑史诗。十多米高的躯干里，每根木柴都带着巍宝山的威仪，红河水沙粒的粗粝。铁丝勒出的纹路不是束缚，是南诏铁柱上拓下的云纹，是大理三塔倒影里的涟漪。吊车吊起的瞬间，整座城都听见青铜编钟在火光里共振，那是皮逻阁统一六诏时的号角，正从十多米高的火焰里苏醒。

烟花炸开的刹那，夜空成了摊开的史书。火焰是散落的甲骨文，烟花是泼墨的狂草，炮竹的尖啸穿透云层，惊醒了垅圩图城遗址下沉睡的瓦当。人群褪去的何止是衣裳，是层层叠叠的时光——西装领口抖落的霓虹，混着南诏宫廷的夜宴余光；高跟鞋碾过的地砖，正渗出天宝战争时的马蹄印。东山的浓妆是《南诏图传》里走下来的重彩，西山的素衣沾着博南古道的晨霜，青云的舞步踩着《张胜温画卷》里的韵律，所有服饰的褶皱里，都藏着被火焰照亮的千年。

街道在燃烧中显影出原形。千万支火把是铺开的竹简，火舌舔过的地方，正显现出六诏合一的疆界。门与门的火浪在击掌，那是各部落盟约时的掌印；窗棂上跳动的光斑，是《蛮书》里记载的古老咒语在流转。老人的声音从火芯里浮上来，不是呢喃，是南诏国撰写典籍时的箴言：“你看这火，烧过松明楼的断壁，闪耀五华楼的匾额，点燃抗战时的滇缅公路，现在正照亮新时代的界碑。”

烧吧！让每簇火苗都成为史笔，在夜空的帛书上续写春秋——烧尽的是岁月的浮尘，烧不尽的是血脉里的青铜。当千万点火光在西南版图上连成星轨，我们终于读懂：这不是普通的火焰，是一个民族用千年不灭的信仰，在天地间刻下的永恒坐标，每道灼痕里，都写着生生不息的光芒。

欢度火把节。［罗欣 摄］